

本语言法的颁布，将十分有助于化解乌克兰的主体民族和俄罗斯族人等俄语居民之间因“语言问题”而产生的冲突，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创造了现实的条件。

结 语

1991年乌克兰独立之后，乌克兰语作为国语开始被看作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之一，提高乌克兰语的地位、全面发展乌克兰语的问题也成为了建设独立国家进程中的主要问题之一。从乌克兰1989年的语言法可以看出，一方面，法律规定公民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公众领域必须使用国语作为交际用语，另一方面也为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留下了一定的社会空间，当时的语言政策有着在语言平等同赋予其中一种语言国语地位之间寻找平衡原则的意图。但随着政治情势的变化和一系列与语言使用相关的其它法规的颁布，乌克兰语言政策领域的矛盾不断凸显，俄语的地位等语言问题不断被政治化。而乌克兰《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的制定就是以平衡乌克兰不同语言群体的利益、保障国语的应有功能的发展、保存乌克兰的区域语言或少数人语言为目的的，因此本语言法的颁布及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长期存在的“语言问题”，是一部符合乌克兰国家整体利益的法律。当然，法律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其效果如何，还要看该法律的落实情况。

【报刊文章】

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

口述：库尔班江·赛买提 采访整理：张弛

《凤凰周刊》第505期

库尔班江：不敢让弟弟待在和田了

引言：在深圳待了半年后，弟弟曾回过一次和田，只待了三天，已经不习惯和田了。“20多年我在和田白活了，还是深圳好，我还是回去吧。”

上世纪80年代起，库尔班江的父亲做玉石生意，走出新疆，频繁进入内地。独特的经历和开阔的视野改变了他对教育、宗教、民族的观念，亦影响了四个子女此后的人生轨迹。

深受父亲影响的长子库尔班江同样来往于口内各地与和田。他在内地的经历代表了大多数维吾尔人在内地的境遇，而他对故乡和田的独特观察，对宗教、保守主义不断挤压世俗社会的深深忧虑，则为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理解新疆维吾尔族世界的窗口。

我最小的弟弟，高中没好好上，前几年是我家最头疼的问题。2007年，才读高一就退学了，和社会上的小青年一起混。我爸跟我说，想想办法，你弟弟在和田这种环境继续待下去，很危险，必须把他带出去上学。我就问他，你想学什么？要么到北京来，学什么都行。但他死活不愿意离开和田。

甚至我弟跟我爸说过一句话，“和田是你的吗？除非你把我给打死，装到皮箱里运出和田，不然我绝不离开和田。”

我们都不敢跟我爸这样说话，可见，当时和田的那种环境，已经对年轻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他的脾气、做事方式，不知不觉就受到周边一些朋友的影响。觉得父母为你着想是不对的，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但其实他很迷茫。

有一天他半夜才回家，我爸扇了他一巴掌，他就离家出走，一晚上没回家。当时我在上海，父亲给我打电话，我坐不住，给我公安局的朋友打电话，无论如何必须找到他，直接关到拘留所就行，让他好好反省。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就和那些社会青年瞎混，没有任何兴趣爱好，什么都不愿意学。幸好2007年年底，一个四川的朋友在和田开影楼，我就让他去了影楼。拍照、灯光，或者后期，喜欢什么干什么。我想让他对某个东西感兴趣，转移一下注意力。他对后期处理感兴趣，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

但2009年“七五事件”发生后，一些员工之间开始有了冲突，影楼除他之外都是汉族人。冲突的起因，其实都是小事。有一次听歌，一个汉族小伙子正在听周杰伦的歌，但我弟弟喜欢 BEYOND 乐队，觉得有感觉，他就换了 BEYOND 的歌。汉族小伙子不干了，说了一句：你这个“缠头”（对维吾尔的蔑称），给我把那个换回来。我弟弟说，你说什么呢？就把喝水的杯子扔了过去。就这么一件小事，立即演变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

我朋友把那个汉族小伙子开除了，把我弟弟也狠狠说了一顿。被开除的那个汉族小伙子觉得处理不公，偏向维吾尔族，就想把店砸了。他带了20多个打工的赶到店里，堵着门要打我弟弟。我的朋友摁着我弟弟，不让他出去。但我弟弟也已经打了电话，找了四五十个维吾尔人过来。你想，刚发生“七五事件”，聚集的又全都是年轻人，多可怕。我朋友还没反应过来，看到来了一群维吾尔族青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给我打了电话。我就紧张了，对朋友说：千万别出什么事，赶快报警！还有，我弟弟不能让他出去，我知道他的性格，出去肯定打起来。报警后公安局来人，把他们全都抓走了。这才避免了冲突。

后来我想，再不能让他待在和田了，这样下去早晚得出事。我那个朋友说，你弟弟学得也挺好，但和田这种环境，千万别让他在这里待着了，一定要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就给他打电话，吓唬他，说这件事情特别严重，我已经给你买了机票，明天就去深圳，我给你找了店，你可以到那里学习。他到深圳后，我们找了公安局的朋友出面作担保，给店里说，如果出了什么事，一切由我承担。

刚到深圳，老四也不习惯。但在深圳待了半年后，他曾回过一次和田，只待了三天，已经不习惯和田了。“20多年我在和田白活了，还是深圳好，我还是回去吧。”这是他亲口说的。

老四现在在深圳一家连锁婚纱摄影公司工作，非常受欢迎。我跟他的主管谈过，他们特别喜欢他，叫他买买提。他做事很认真，对色彩的感觉很特别。在和田，能看到的绿色不多，一般都是沙尘暴啊这种暖色调的黄色，老四对于这种暖色调把握的很好。

四弟跟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公司几千人，他是唯一一个少数民族，唯一一个新疆人。去年开年会，公司包了个体育场，他特别兴奋。公司叫天长地久，他说，我是天长人。很多以前没跟新疆人接触过的人，跟他接触后，觉得新疆人也挺好的。

现在公司上下都知道他，弟弟通过自己的方式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我问他，你还要回和田吗？他说：不回去了，我特别喜欢深圳，以后就在深圳发展了。他觉得深圳很包容，只要有能力，就能得到认可。其实，没有骨子里就坏的人，就看怎么去引导他。一定要找到他的兴趣点，再慢慢引导。现在无论穿着打扮，还是处事方式，四弟都跟他在和田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爸完全踏实了。

库尔班江：维吾尔族办护照很不易

引言：父亲说国外的陌生人不要接触。因为国内的很多情况是国外不了解的。尤其是新疆，内地人都了解不多的地方，何况是国外的人？很多人把没有的说成有，把小事说成大事，把这些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去土耳其、美国的时候，我朋友特别担心，担心境外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但我爸给我的教育是，不要做对社会有任何不利的事情。有极端思想的人，不要跟他们接触。尤其是我到北京以后，出国的机会很多，我爸说国外的陌生人不要接触。因为国内的很多情况是国外人不了解的，尤其是新疆，内地人都了解不多的地方，何况是国外的人？很多人把没有的说成有，把小事说成大事，把这些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不要和他们来往，好好做你的事儿。

我办护照很不容易，这我也能理解。如果是踏踏实实出去，踏踏实实学习、做生意，再踏踏实实回来，什么事情也没有，但有些人就是出去满口胡说八道，甚至很多次我都想骂。

我在沈阳遇到过一件事，刚好建国60周年大庆，不让我住宿。后来派出所民警来了，我说我是酒店的会员，已经订好了房间，凭什么不让住。跟警察谈了两个多小时，三点多才让我去睡。第二天我想去上网，网吧一个小伙子看了身份证，根本没抬头看我，就说，对不起，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新疆人全国各地受欢迎》。没想到半个月后被告知，我写的那篇文章特别火，让我注意点。我这才知道，有人把文章转到网上了。回去我打开邮箱，几乎都被塞满了，300多条留言，都是一些从没听说过的国家的媒体，要采访我。我懵了，也害怕了。我想，是不是要出大事了？我给干爹打电话，跟他说，我要骂他们。干爹说，骂？你太小看他们了。只要你回复一个字，他们就能变成100个字。

还有忽悠我的，让我去香港接受采访，去法国、德国接受采访。没有护照也没关系，他们有办法，可以把我弄成德国公民，各种各样都有。有些我看都没看就全部删干净了。然后两天没上网。半年以后，我美国一个朋友回来，说我的文章他在美国都看到了，不过名字被改成了《对不起，你这个民族不能上网》。

这次参与拍摄《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必须要办护照。我开始担心护照办不了，就说不去。但导演说，你是摄像，你不去，我们片子怎么办啊。那就办吧。

纪录片制作单位首先给新疆党委宣传部开了介绍信，宣传部答复，要给和田市公安局写个东西，就又开了一份，这样我才有资格填申请表。拿着申请表到派出所盖章，需要三个人签字盖章。但根本找不到人，后来我找到所长，所长说不行，还得写一份介绍信。就给派出所又写了一份，一个人签了，还有一个汉族签了，但所长不签，说他还有事。第二天又去，找不到人，出去了。我又等了一天，第三天再去，第四天还去。一周以后，所长终于很不情愿地给我签了字。

签完字还不行，我的户口在和田，需要镇上的一个副书记签字。找他特别难，说你不行，因为你是维吾尔族。这是什么理由？我特别难受。签字用了整整两天时间。签完字，给了公安局，15天以后，护照下来了。但跟我说，护照你还是拿不了，必须先交5万元押金。这不是给公安局，是给民宗委。5万元我不愿意出，跟他们讲理，说我是因公出差，这5万元你找制作单位要去。他们给我们领导打电话，制作单位很无奈，但还是继续和他们协调，钱是没出，又出了第五份证明。然后到和田市政府，要管宗教的副市长签字，之后民宗委的再签字，和田市公安局才把护照给我。

拿护照的时候，还让我写还回来的时间。我说写不了，我们经常要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出去。办护照时，还有人跑到我家里去，给我妈施加压力。我安慰我妈，别怕，现在的新疆已经不是原来的新疆。

我三弟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在深圳已经待了4年，想去香港，但港澳通行证办不下来。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他往派出所跑了十几趟。每次都是“没有时间，明天再来。”

库尔班江：我对新疆的理解很灰暗

引言：现在新疆很多人对于宗教的理解和解释，是跟《古兰经》中不一样的，变异得很可怕，越来越狭隘。

维吾尔族在国外的很多，在中亚、德国、法国，都能见到维吾尔族人。出去看看很好，人的



心胸和包容会变得不一样。

现在很多新疆人对于土耳其的认知是不全面的，很多从土耳其回来的人，没有说实话，他们只选择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只字不提其他的。很多人过于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元素，把它弄到一个很神的地步，不想想为什么土耳其能发展到现在。除了旅游，土耳其有什么？土耳其发展到现在，就是凭借一个世俗化，各种文化的交融。土耳其文化的包容性很强，位于亚欧之间，欧亚文化都有，它的伊斯兰已经很世俗化，只要是好的东西就会吸收，没有排斥。

土耳其，我觉得去旅游、做生意可以，在那里生活还是算了。土耳其人视维吾尔族人为兄弟，但不是那种亲兄弟，是不太平等的那种关系，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弟弟你受委屈了，哥哥在”。是那种“我是你的大哥，靠着我”的感觉，但实际上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我很不习惯。

在土耳其参加一个摄影展，要填表，我说来自中国，QIN(土耳其语里中国叫 QIN)，就是 CHINA，他看我一眼，用土耳其语问，哪里？我说，QIN，新疆。然后他忽然站起来，抱着我，好像我是特别受委屈的一个人，我就愣住了。他说，我知道，你们过得很不容易。当时我就不高兴，我说谁跟你们说我过得不容易，我是过得好，今天才能来到这个地方，过得不好我能到得了土耳其吗？他说，我听说是。

我说，你去过新疆吗？没有。那你一定要去新疆看看。聊完，吃点心，他指着点心得意地问，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点心？我说，这种点心，我们家里时时刻刻放着，不是像这样放在店里面。他问，你们喝茶吗？我说，我们维吾尔族很好客，一定会给客人泡茶，而且我们的桌子，比你们这个桌子大得多。新疆也有穷人，但还没有到吃不上点心的地步。所以，你一定要去新疆看看。

我很欣赏土耳其文化中的理解与包容，好的东西我们要吸收，吸收以后才会有新的发展。我觉得，极端的宗教主义者没有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也走不远。新疆生活着这么多民族，没有这种包容、理解与互相尊重，永远不可能有发展。

现在新疆很多人对于宗教的理解和解释，是跟《古兰经》中不一样的，变异得很可怕，越来越狭隘。这次去乌鲁木齐、喀什，我拍的一些照片，很多人说，为什么 P（图像处理）得那么厉害，颜色太暗了。我说，这就是我看到的颜色，我感受到的，不是我非要压抑得这么狠。本来正常的照片，中间应该有一个过渡的灰色，这个灰要调成黑白之间平衡的东西，现在这个平衡的东西没有了。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在新疆的大部分人，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个平衡点，他是往更黑的方向走。大面积的黑，小面积的白，黑与白的平衡已经失衡了，所以看起来会很压抑。

很多人对于宗教的认识出现了问题。本来应该是往前走的，但现在新疆却是往后撤，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说是“回到《古兰经》”中去，也不是真正回到《古兰经》，他根本没有理解，政府又没有很好的引导，几方面因素一挤压，宗教与世俗失去平衡，变得越来越极端。

2014年春节期间，我们举办过一个土耳其明星的演唱会，就有一堆维吾尔族人骂。骂的原因之一，是从宗教角度说我们唱歌跳舞就是异教徒，很多话特别难听。

“万万没想到，我一直很尊敬的库尔班江大哥，这次当了土耳其人的走狗，跟在别人后面，等着别人给他一口饕吃。”

连土耳其都骂，这件事真的太可怕了。要知道，原来的年轻人，是很喜欢土耳其的，觉得有亲切感。才几年的时间，人们的思想就变得越来越狭隘了，即使是土耳其的世俗文化，也容忍不了了。他们这是要把新疆引向阿富汗那条路。

库尔班江：习惯了在内地被反复安检

引言：每次住酒店，反复检查或者不让住，我都能理解。有一次在机场，我同事差点跟安检员打了起来。我们的鞋都是一样的，但安检员只让我脱鞋。

维吾尔族人在内地生活，有时候会不方便，但我已经习惯了。天安门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



我开车刚过复兴门，快到西单时，一个警察拦车要检查。我停下车，说辛苦了，然后下车。这很正常，我能够理解，特殊时期嘛。

每次住酒店，各种检查或者不让住，我也能理解。跟我一起的汉族同事有时不理解，“为什么只查他不查我们”？有一次在机场，我同事差点跟安检员打起来。过安检时，我们的鞋都是一样的，但安检员只让我脱鞋。我说，没事，我是大汗脚，全国各地的安检员都知道，这是让我透透气。他们就觉得，库尔班江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说，没关系，他也是在上班而已，这也不是他的想法。出国也是，每次我被查的时间都很长。

我们单位的同事、领导都特别喜欢我，该我做的工作我认真去做，没有人觉得我是维吾尔族有什么不同。刚开始工作时，生活上是有有些不方便，但大家都很照顾我。经常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出差，为了我一个人到处找清真餐厅。我说，别找了，我要求吃汉餐。他们说，别开玩笑，再找找。但我坚持进了汉餐厅，服务员给我炒西红柿鸡蛋，一碗米饭。吃饭的时候，一定是先给我上，大家都习惯了。

但有的地方，你说维吾尔族、清真，都没人懂，就得说回民；还有的地方说回民也没人懂。在四川地震灾区，导演告诉店家，库尔班江要吃清真的，结果，给我上了一盘清蒸排骨。导演都急了，没办法，只好说库尔班江信佛教，要吃素。哦，懂了，给我上了泡菜和米饭。

地震灾区老百姓那种淳朴、善良，让我特别有感触。一个老太太，拿出家里最好的腊肉、腊肠给我们吃。老太太一直盯着我，问我为什么不吃腊肉。导演一再解释，他是穆斯林，是回民。老太太说，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是干净的啊。我吃饭很快，吃完就想走。老太太说，我没看到你吃腊肠。我一看她家的狗来了，就说，好，我吃，然后拿筷子夹了一块。导演看老太太一直盯着我，就跟她说话转移注意力。我趁她不注意把腊肠丢给了狗。筷子还没放嘴里，我就说，好吃。

导演都觉得，库尔班江能做到这一步，真不容易。我对这些没那么矫情，我认为，这是一种尊重，他们遇到这么大的灾难，还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他们不懂维吾尔族的风俗，再解释也没有用。我不会吃，但就是要夹一块，这是对她的尊重，就算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

我甚至还拍过杀野猪的场景。我们就住在猪窝旁边，导演过意不去。我说，没什么，你们不也一样会看到我们杀羊、杀牛。杀野猪是用一口特别大的锅，水都扑到我衣服上。但我喜欢这工作，没办法。第二天，总导演慰问我，听说你受委屈了。我说，没事，拍得挺好的。他说，没拍得好不好的事儿，是说你受委屈了。我说，没有啊。其实，我确实是有反应的，那个场面，把它剖开，血淋淋的，恶心得我饭也吃不下去。我做的这些，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已经不是穆斯林了。

这几年，我也在慢慢影响周围的人，不敢去新疆的人，现在也都敢去了，误解的、不喜欢的也去了，变得喜欢新疆了。我也不想做多大的事情，能影响周围的人，也挺有成就感的，但“七五事件”之后，忽然之间这些都没了。当时我在兰州拍片，忽然看到这个新闻，一句话也说不出，不知不觉眼泪就下来了。这不是几年时间能够恢复的。

2010年5月，我们到新疆做前期采访。有个导演没有去过，一路上都在说二道桥（乌鲁木齐维吾尔族聚居区）乱。我听了很不舒服，就把他们带到二道桥。我跟这个导演说，把你手机和钱包借我用一下。拿过来后，我直接就从车上把她推下去了，告诉她这是二道桥，你自己走回去，然后我们就去吃午饭了。她找了个黑车司机，维吾尔族，跟他说了住的酒店名字，说钱包、手机被人拿走了，把我送到那里后再给你钱。司机什么也没说，就让她上来了。到了后，她对司机说，你等我一下，我去拿钱。司机说，不要钱。她就愣住了。我问她，二道桥怎么样，安全吗？她说，安全，还不要钱。

这种故事在新疆太多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宗教与民族的关系，以为维吾尔就是穆斯林，以为穆斯林就是极端的。需要搞清楚，是先有的人，还是先有的宗教？

